



今天是全国爱耳日，今年的主题是“关爱听力健康，聆听精彩未来”。如何保护耳朵？昨天，本报邀请宁波市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、鄞州区第二医院副院长杨有雄做客“甬上名医大讲堂”直播间，围绕如何保护耳部健康进行了科普。同时，我们也与您分享慢性中耳炎诊治病例和耳聋孩子的康复故事。

故事

她带着重度耳聋的孩子 搬家来宁波 “现在的日子 跟中奖了一样”

“余老师，你好，是我，小华妈妈。”

3月2日，宁波市康复医院听力语言康复科科长余英听到有人在喊自己。她回头，惊喜不已，一下就认出走廊那头的人：“娟姐(化名)，是你啊！好多年没见！你好吗？小华都好吗？”

小华(化名)是余英10多年前带过的孩子，患有神经性重度耳聋。两年半的康复训练后，小华入读普通幼儿园。现在，16岁的小华是鄞州中学的一名学生。

3月3日是国际爱耳日，娟姐特地来看望小华的康复老师们。“说说我们母子这些年的一些事，鼓励到一些人。再难，也不要怕。坚持下去，总有希望。”她说。

天塌了，为了孩子康复搬家到宁波

16年前，小华出生了，全家人欢喜不已。

新生儿听力筛查时，医生说小华听力好像有点问题，可能耳朵里还有羊水，等大些再复查。全家人都没放心上，毕竟双方家族都没有这样的病史。

小华8个月时发烧入院，医生发现小华的听力有异样，建议去上海再仔细查查。

“不可能有问题，孩子好好的。”去上海五官科医院的路上，娟姐一遍遍给自己打气。

“神经性重度耳聋，最严重的耳聋。”诊断结果像晴天霹雳一样在原本和美的家庭上空炸开。争吵、埋怨、走投无路……说到这里，娟姐抬起头看着天花板，把快要掉出来的眼泪逼回去。

婆婆建议，给小华办个残疾证，再生一个。

“我生的孩子，我对他负责。”娟姐说，作为母亲，她没有退路。

后来，她坚持搬到宁波，在鄞州云龙租房，因为听说宁波康复医院听力康复做得很好。

她倾尽所有给小华配了助听器，3.6万元。

两年半，只因车祸请过一次假

“隔了那么多年，我都记得，他们母子俩很认真，总是很早到。”余英回忆。

从云龙骑电动自行车到宁波市康复医院要50多分钟。按规定，孩子要在8:40前到医院，由于一般8点开始就有集体活动，娟姐总是7:40前就把小华送到了。

两年半，母子俩只因车祸请过一次假。那天下大雪，实在没办法骑电动自行车，只能坐公交车。到天宫庄园附近时，公交车打滑出了车祸，车玻璃噼里啪啦都碎了。“我把小华抱在怀里，他拍掉我身上的碎玻璃。实在去不了医院，只能请假了。”

一天，娟姐在厨房做饭，小华摘掉助听器在门口路边玩，后面的车排队按喇叭，他还是专心玩。因为，他听不见。之后，娟姐再也不敢让小华离开视线。

这条路，有多难，娟姐不愿意多说。

她只提到，好多个深夜，本来滴酒不沾的她，会躲在厨房喝酒，一口一口抿，一直到天亮。不敢喝多，因为不能耽误第二天陪孩子去康复。

她说，这么多年，总像有东西堵在喉咙一样难受。想哭，可眼泪好像流干了。

最用心，对孩子的付出超出想象

“小华是不幸的，可是有这样的妈妈，他真的很幸运。”余英说，娟姐学历不高，可她对孩子的付出超出想象。

娟姐准备了一个笔记本，每天请余英、贺花兰等老师写下每节课主要学了什么，回家一点点巩固。

娟姐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每天晚上到家6点半多了，赶紧烧饭。吃过饭，我就和小华坐到床前，一点点复习。我不懂什么大道理，老师教的，多练练，总是好的。”

孩子哪个音发不准，她就一遍遍地张大嘴说，让孩子看着，一点点模仿，一遍遍纠正。

她又仰头看天花板：“其他孩子学说话自然而然，我们要花10倍、100倍的工夫。太难了。”

她省吃俭用买了台相机。带小华出门，看到花，看到树，就拍下来，冲洗出来。回家一点点练，“看到什么？”“花！”

几乎每个重度听障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口齿不清。娟姐却坚持，只要用心，孩子“说”肯定没问题。

买不起多余的书，每本故事书都被翻烂了，母子俩轮流读。为了能陪孩子多听多说，家里至今没开过电视。

如今，小华口齿伶俐，吐字清晰。如果不是戴着人工耳蜗，外人很难想象他是听障患者。人人都说，这是奇迹。也许，母爱本身，就是奇迹。

娟姐唯一觉得遗憾的是，为了陪小华康复，亏待女儿太多，陪她的时间太少了。

好人多，宁波真的太有爱了

尽管遭受了命运的重击，娟姐却说，小华遇到了太多好人，宁波真的是个有爱的城市。

2010年，小华植入人工耳蜗，申请了政府补贴，10多万元的耳蜗是免费的。隔一阵子就要去上海调试，为了省住宿费，母子俩总是买最早班的车票。“在上海，几乎没走过路，都是跑的，怕来不及。”

娟姐感谢康复医院老师们的专业和耐心。“每天帮忙记录学了什么，从来不嫌烦。每天和我沟通，孩子哪里没学好，回家要巩固。老师们是孩子真正的贵人。”

小华5岁那年，被幼儿园拒绝了。“我找到园长，跟她讲，我和孩子过去几年怎么走过来的，她破例把小华收到了大班。”

小学、初中、高中……娟姐说，一路上，小华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。下雨天，老师怕他耳蜗接收器淋雨，总是打好伞，在楼梯口等他。为了让他听得清楚些，他的位置总是教室正对讲台的第一排。

要勇敢，你不要因为耳朵自卑

虽然品学皆优，小华偶尔也会自卑。他一次赌气摘掉耳蜗：“学得再好，我也是残疾人。”

“你不要因为耳朵自卑。你戴耳蜗，就跟别人戴近视眼镜一样。”

“怎么可能一样？近视也发残疾证吗？我有残疾

证！”小华情绪激动。

“你耳朵不好，但是，你现在能听、能说，你不比别人差。你学到肚子里的是真本事，跟耳朵好坏没关系。”

小华默默地戴回耳蜗，坐到了书桌前。

“不放弃”这三个字，几乎刻进了母子俩的骨肉里。

初中时，老师让小华不用做基础作业，做培优作业就可以。他坚持完成老师布置的全部作业，经常学到夜里11点多，考入重点高中的强基班。

中考要考游泳，小华不想放弃，用防水帽裹着耳蜗练习，娟姐每次都在岸上陪着。

中考听力，小华可以按规定免考。他没有放弃，耳麦戴在耳朵上，声音不能传到肩膀的接收器上，他把耳麦取下来对着接收器播放。

上了高一，功课门数猛增。白天或多或少有些没听清或者模棱两可的，他就晚上自己一遍遍地再去消化。

回头看，现在的日子像中奖了一样

升入高中，娟姐打算让小华走读，小华却决定住校。

他说服母亲：“妈妈，我总要长大的，你放手试试看。”

小华的难题是睡前摘掉耳蜗，第二天听不到闹钟声音。他买了个“电击式”手表，时间一到，就会发出电击。

这样的叫醒方式让母亲心疼不已，小华安慰：“妈妈，我每天都在电击前醒了，你别担心。”

以前，周围的人说到小华，总会惋惜，说好好的一个孩子，耳朵聋了。慢慢地，人人都说：“那个耳朵不大好的小孩，读书多少厉害，很懂事！”

和同龄人比，小华确实非常懂事。

从小到大，几乎不吃零食，他懂“妈妈没钱会哭”的难处。

他不肯上培训班：“妈妈，多给我点时间，我自己弄明白的，可以省钱。”

他说：“妈妈，你要养好身体。等我工作了，你就可以享福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笑意在娟姐的脸上一点点晕染开来。

“回过头看，现在的日子像中奖了一样。”娟姐说，她不会讲大道理，只是知道，只要不放弃，坚持下去，生活总会一点点好起来的。

余英告诉记者，目前在训的听障儿童有120多人，近几年的康复率在96%以上。这意味着，96%的孩子在康复训练后能入读普通的幼儿园、小学等，迎来新的人生。

记者 王颖



余英在陪孩子做康复训练。